

《怀香河》的诗意与时代性

■方英文

必须承认如今文学很繁荣，作品海量出版便是证明。同时也得清醒，作品要想“跳”出来引起读者热议，又绝非易事。蒋书萍的长篇小说《怀香河》，西安出版社新春一上市，从媒体反馈看，开始在读者中“跳”了出来。

不到三十万字的《怀香河》，作者从构思创作到修改打磨，耗费了十年精力，读后感觉一个字：值。作品时间跨度大，由世纪初写到疫情蔓延，环境于山水城乡，人物也是百业众多、各具风貌。叙述见文采，结构有匠心，能感觉出作者的文学雄心与诗意呈现。

虽然人物众多，线条密织如网，但有一条主线时隐时现贯穿始终，即女主人公伊兰懿十四岁时迷上了来怀香河寻父觅幽的摄影家楚子旭，而两人的爱情总是或因顾虑或因误解或因外力干扰，始终难以酣畅淋漓。小说结尾时两个人的心倒是贴近了，然而伊兰懿却进了她向往的大都市，楚子旭则去了他沉迷的山野怀乡河，各自竟不知情地、奇巧地买了对方抛售的房子（当然曲终奏雅，圆了作者与读者梦）……这种结构颇有“幸福在彼岸”的哲学意味，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自己经常感觉不满意，其实在别人眼里，却往往是一个求之不得的幸福呢。

作品处处烛影摇红，浑然一部整篇，却是紧扣大时代，诸如乡村少年求学艰难、进城求职坎坷陷阱、新农村建设中的污染与环保、资金与腐败，大学生回乡创业，学校合并乡村空心化，取消农业税的喜悦及移民搬迁置老百姓于两难境地……人物活动于怀香河（桃原镇）到康水县再到隆岸市（省城），纵横省、县、乡，显得立体感，富有内涵丰富的当下生活，时代气息浓郁。

写小说就是写场景、写细节、写语言，比如说赫念香“小麦色的肌肤”，这句形容不简单，描写黄种人再好不过。场景状写也犹在眼前，如这一段：

听见人吵，一只燕子和一只麻雀也吵。燕子在伊万图家的屋檐下垒窝，飞出去衔泥回来，发现即将筑成的窝被麻雀占了，站在房前的树上吵麻雀。麻雀在窝里探出头还嘴，两只鸟吵得不可开交。

伊万图起身到院坝边找到一根竹竿，拿竹竿指着麻雀骂：“看你们还吵不吵！”他拿竹竿敲燕子窝，麻雀吓得飞走了。燕子站在屋檐上扑着翅膀像是在说：“别敲！别敲！别敲别敲！别敲别敲别敲别敲！”燕子窝掉到地上了，燕子绕着窝巢的碎片来回翻飞，发出伤心愤怒的叫唤。

赫念香看到燕子窝毁了，对伊万图说：“我喜欢燕子花，你非要砍：我喜欢燕子，你把燕子窝捅了！我喜欢的东西你都要去破坏，就是见不得我……”

伊万图说：“我只砍过一次燕子花，你就一直记着。燕子老往下拉屎，讨人烦，引来麻雀，更吵得人不安宁。我这样一敲，麻雀就不会来争了。”（麻雀之争混合夫妻拌嘴，生动，随即补修了燕子窝）

蒋书萍是安康石泉人，巴山汉水女儿。传说战国时的思想家纵横家鬼谷子隐居石泉，所以《怀香河》氤氲着一团“楚风”与“巫气”，其中写李、伊、江、赫四大姓的先辈来怀香河定居，各有故事，不乏传奇神异色彩。

可以这么讲，《怀香河》是一部成长成熟兼容时代变迁的小说，深情而隐秘，乡园生梦幻，驳杂又丰富，可谓陕西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新的收获。

诗
歌
欣
赏

走进矿工的四月天

■平河

你从深井走来
你从四月的黎明走来
旋亮头上的矿灯
点乐了一树树樱花
点笑了一簇簇红杜鹃
点响了喇叭一样的桐花
点开了白皑皑的梨园
点亮了矿山的四月天

你早已告别了黑脸包公
不再是挥汗如雨
你用手机微信指挥
井下机器人推波助澜
闪光的乌金奔向远方
这就是矿工井下的四月天

回荡在塬上的秦腔

■李双霖

那年，仿佛很遥远的那年，杏花含苞欲放的早春，村里来了一群陌生人。记不清那些锣鼓帐篷等演戏用的家当用什么工具带来的。那时候车辆少，一个县就几辆屈指可数的车，要是有一辆汽油车从大路上驶过，我们这群孩子会追出去老远，闻汽车烟里冒出来的汽油味。

他们借住在一院地窑里。我们爬在窑背上，好奇地看着这群陌生人。队长说他们是来孙塬来的自乐班，排练皮影戏，排练好了会在各村演出。村里来了一群能拉能唱的陌生人，给平静的湖面扔了几块石头，大家心里都荡漾着涟漪。那时候生活单调，听戏成为主流。从每家窑洞天窗边挂的那个简单的喇叭匣子里听，再好的噪音，也变得沙哑而单调。

黎明就开始吊嗓子，偏僻的小村里，唧唧呀呀……喔喔……喔……哈哈哈哈哈。寂静的小村顿时喧嚣了起来。他们走到哪唱到哪。早春，首蓓刚刚发芽。首蓓地是集体的，给牛种的饲料，我们想掐一捧回去下饭，看护人就会用土块驱赶，扬言要告到队长那里去，扣父亲的工分。来唱戏的人，队长特许他们掐首蓓。我们老远看着他们边掐首蓓边唱歌，羡慕得不得了。“祖籍陕西韩城县，杏花村中有家园……”在杏花欲开的时节，经典的唱词在小村里回荡。

他们唱戏是业余的，农忙时节在村里参加劳动，趁农闲出来排戏唱戏，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我们村也有自乐班，那些打板的拉二胡的唱花脸的都跑来和他们交流互动，有些角色不够，就邀请到一起排练。排练的节目主要是《三对面》《三滴血》《二进宫》之类的折子戏，本戏需要人多，不好演。

收麦前一个月，首场演出在我们村的麦场上启幕。附近村的人早早跑来占看戏的地方。夜幕降下，戏幕拉开。皮影戏也叫影子戏，牛皮或兽皮做的各类戏剧人物，胳膊腿等主要关节都拴了细线，连到几根棍上，演员通过这些棍子模拟戏剧

人物的各种动作，再把些动作的影子通过灯光映衬到白色的戏幕上。看皮影戏，看不到乐队和演员。他们都被幕布围了起来，跟着电影差不多。我认为这种演出难度更大。演员既要指挥皮影做各种动作，还要唱念道白，很累。当然也有只负责唱戏不演皮影的，那样就可以坐着或者站着，配合皮影的动作和鼓点唱，应该轻松许多。那天演的是《铡美案》里《三对面》一折，大家看得很兴奋，很多人也能跟着唱几句，现场气氛热烈。这些演戏的人里面，有一位唱包公的女演员，声音高亢粗犷浑厚，在演《三对面》时，把包公大义凛然、不畏权贵的形象演得淋漓尽致。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那个演包公的人可能已经退出舞台了。皮影戏班子在我们塬上巡回演出了十多场，东塬的麦子黄了，他们又不知道用一辆什么样的车，拉走了全部的家当。

从此，我便爱上了秦腔。其实我对秦腔是一窍不通的。省吃俭用攒了几毛钱，跑到供销社的文化用品专柜，买回了《三滴血》《虎口缘》《四进士》之类的小册子，反反复复照着念、照着哼。大概三十分钟的折子戏的唱词和念白，我能一句不落地背下来。小小的心里，便有了包拯那为民伸张正义的豪迈，也有几分才子佳人的期盼。我还找了二截坚硬的木头做成梆子，一天到晚咣当咣当乱敲。

我们塬上有懂秦腔的。阿堵寨和朱村的自乐班人才济济。正月闲，他们就聚到学校排戏，排练好了，在元宵节前后给村里人演。平日里很熟悉的一群人，整天握着屁股干农活，都是沉默寡言的邻居，唱起戏来跟换了一个人似的，生旦净末丑，有板有眼。那些平日里粗糙的大手，拉起二胡板胡，敲起扬琴梆子，谁会不把他们佩服一番。唱好一台戏，司鼓很重要，我们叫“打板”。一个人要双手并用，指头缝里都夹着筷子状的鼓棒。看似手忙脚乱地摇头晃脑却又板有眼，仿佛指挥着千军万马。一台戏好不好，主要看打板的水平

和演员配合的好不好。我们村的记海就是打板高手，为了练习打板，手指都变了形，直到现在还经常出去帮人打板。阿堵寨和朱村的自乐班都是可以凑齐一台折子戏的。记得我们阿堵寨村演的《柜中缘》《藏舟》，还有现代戏《梁秋燕》等，都是观众百看不厌的剧目。演徐翠莲的肖凤梅都八十多岁了，唱起戏来还是字正腔圆。朱村离得远，拿手戏不太清楚，但对演丑角的“何大嘴”很熟悉。他宁可饭不吃觉不睡，都要瞒着老婆偷跑出来唱戏。他就像我们省内的名角乔慷慨和孙存碟一样，浑身上下都是戏，随便一个动作，就惹得大家哈哈大笑，忘掉了生活的烦恼。他真名叫何应忠，是我们塬上的名角。

那时候，塬上到处激荡着秦腔。除了腊月正月里那些活跃在村里的自乐班演唱的秦腔外，文化站的千人大剧院也唱秦腔。我们小丘塬是文化氛围很浓的地方，人们乐观开朗善良，这与秦腔有很大关系。上世纪八十年代镇上修建了西北地区最大最阔气的乡镇影剧院，逢年过节请县剧团来演出。那时候人闲，花几毛钱买张戏票，再买个瓜子，嗑着瓜子看着戏，享受年味浓浓的慢正月。剧院里演的本戏多，我们在剧院里看了《周仁回府》《赵氏孤儿》《金沙滩》等传递忠义的戏，颇受教育。收音机里除了新闻和广播剧，大部分内容都是秦腔。

千百年来，人们是通过戏曲来教化人的。那些爱国报国视死如归的故事，那些孝老爱亲传递友善弘扬正义的戏曲，对人们的教育意义很大。

秦腔离我们越来越远，偶尔在抖音里看到一些片段，倍感亲切，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也许会赋予这门古老艺术新的生命力。甲辰年元宵节将至，值大雪纷飞白云揉碎的景象，便想起了秦腔。雪天是可以用来回忆的，望着窗外狂舞的大雪，回味激荡在小丘塬上的秦腔，回味那些有秦腔陪伴的日子，何尝不是一种幸福。

我家住在浐河边

■周养俊

我家住在浐河边
两岸风光美无限
对面是少陵
身后白鹿原
北边紧邻鲸鱼沟
南可遥望终南山

我家住在浐河边
动人故事说不完
白鹿精灵传千古
老南山下有温泉
半坡姑娘做陶罐
古村雄狮吼嘶川

我家住在浐河边
一条水润两岸
聪明勇敢人勤劳
村村寨寨有良田
五谷丰登年景好
瓜果飘香四季安

我家住在浐河边
条条大路通西安
乡道、省道、滨河道
铁路又建新东站
五号地铁穿楼过
秀水青山更娇艳